

JAMES · CLAVELL'S
NOBLE HOUSE

望 族

【下】

【英】詹姆斯·克拉维尔著

董祖杰 石苏仁译

求知书刊社编辑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黑)新登字第 3 号

责任编辑:玉庆浩

特约编辑:葛伟昌

吴金海

望族(精装本)

WANG ZU

【英】詹姆斯·克拉维尔著

董祖杰 石苏仁译

求知书刊社编辑

*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出版

河北省沧州市印刷厂排版

牡丹江书刊印刷厂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43.5 印张·120 万字

1991 年 10 月第 2 版 199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ISBN7—5389—0388—7/I·135

定价(精装,上中下三册):26.00 元

五十八

上午，九点二十五分：

邓罗斯驾着他那辆美洲虎车飞快地转过街角，沿着盘旋的山道毫不费力地向高处驶去，随后转入一条小道，在一扇高高的门前，距门仅一英寸的地方停下车，门的两边是高大的围墙。即刻便有一个看门的中国人从边门往外张望一下，他认出是大班，立即推开大门并伸手请他通过。车道曲曲弯弯地通向一幢奢华的中国式别墅。邓罗斯下了车，另一个仆人默默地向他致意。四周的地面保养得很好，一块斜坡往下是一个网球场，两男两女四个华人正在那里打混合双打。他们一点也没注意到邓罗斯，而他连也一个人都不认识。

“请跟我来，大班。”仆人对他说。

他被引进一间前厅，尽量不显露出自己的好奇心。这是铁泰斗第一次邀请他本人或他认识的其他人到自己家中作客。房间内部很干净，摆满上好的漆器古玩和难看的现代摆设，合成了那种奇特而又常见的，漫不经心地拼接而成的中国式混合布置。镶着嵌板的华丽墙上挂着几幅糟糕的彩印画片。他坐下来，另一名仆人端来茶给他斟上。

邓罗斯能感觉出来，他正在受到暗中监视，而这也是常有的事。这类老式房子多半在墙上或门上藏有窥视孔——在他自己的大宅里也有不少。

这天早晨快四点的时候，他一回到大宅，便直奔书房打开保险箱。毫无疑问，即便只是粗粗的一瞥，他也能吃准剩下的两枚铜币中有一枚同四指吴的蜡模印子恰好吻合。绝对没错。他把藏在德克·斯特鲁安的圣经内的那半枚铜币从封存的蜂蜡里掰下来，手指不住地颤抖着。它同印模吻合得丝毫不差。

“上帝，”他低声喊道，“现在怎么办？”他把印模和铜币都放进保

险箱内，目光扫过那支上了膛的自动手枪和那块曾经放过格兰特卷宗的空处。他不安地锁上保险箱后便上床去了。在他的枕头上他发现有一张留言条：“亲爱的爸爸，你走的时候叫醒我好吗？我们要去看选拔赛。爱你的，艾德里昂。又及，我邀请马丁去看星期六的赛马好吗？好吗好吗好吗？又又及，我觉得他真棒。又又又及，你也真棒。又又又及，你回家好晚，是吗？现在已是三点十六分了！！！！”

他踮着脚尖走到她的房门口打开门，只见她睡得很熟。当他早晨离去时，为了叫醒她不得不敲了两次门，“艾德里昂！六点半了。”

“哦，外面在下雨吗？”她睡意朦胧地问。

“没有。不过快下了。我拉开窗帘好吗？”

“别，亲爱的爸爸，谢谢……没关系，马丁不会在意的。”她耐住了一个哈欠，眼睛几乎立时又合了起来。她又进入了沉睡之中。

他觉得挺好玩的，轻轻推推她，但她照睡不误。“没关系的，爸爸。马丁不会……”此时，他感到她是多么可爱，又想起妻子曾对他说过的有关避孕药的事。他决定要对马丁·哈泼利认真审查一番。只是防个万一罢了。

“啊，大班，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邓罗斯起身握住那只伸过来的手，“很高兴见到你，铁先生。听说你感冒了，很遗憾。”

铁泰斗六十来岁，头发已开始花白，有一张挺福相的圆脸。他身着一件长袍，眼睛发红，嗓音沙哑，鼻子也塞住了。“都是这倒霉天气作怪。上个周末，我同钟西迪一起驾船出游，一定是那次着了凉。”他的英语略带一点美国腔，也可能是加拿大味儿。无论是邓罗斯也好，还是阿拉斯泰尔·斯特鲁安也罢，都无法从他口中套出他过去的历史来。并且，强祥和其他银行家们也从未听说过1949年以前国民党时代的银行界里有这么一个人。甚至连钟西迪和菲利普·陈这种对他竭力巴结的人，也无法从他口中打听到丝毫情况。中国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老蚌。

“天气确实一直很糟，”邓罗斯欣然附和道，“感谢上帝总算下雨了。”

铁头向身边的人打了个手势，“这是我的一个同事，梁先生。”

这是一个很难描述的人物。他穿着灰色斜纹的毛式上装和灰色斜纹布的长裤。他的面部表情既冷淡又戒备。他点了点头，邓罗斯也点头回礼。“同事”一词可以涵盖的职位可不少，从老板到译员，从政委到卫兵。

“来杯咖啡好吗？”

“谢谢。你有没有试过服用维生素 C 治疗你的感冒？”邓罗斯耐着性子开始了常规的闲聊，以便逐渐把话题引向这次会晤的真正目的。昨晚当他在昆士酒吧等候郭布连时，他曾想到强祥的建议值得一试。于是他打电话给菲利普·陈，要他帮忙同铁头约在今天早上见面。其实对他来说，直接打电话给铁头也是一样方便的，然而那可不合乎中国人的礼节。文明的方式应当是，通过一个同双方都友好的中间人。这样，即使提出见面的要求遭到拒绝，你也不会丢面子，对方和中间人也同样不失面子。他仅仅用了一半心思去听铁头的话，应付着这礼节性的对话。对于他们直到现在还在用英语交谈一节，由于有梁先生在场，他颇有几分诧异。这只能说明此人的英语必定是同他们一样的娴熟，或者说明他听不懂铁头和邓罗斯都能说得很流利的广东话或上海话。他同铁头言不及义地绕着圈子，期待着这个银行家最终会言归正传。铁头总算开了腔。

“这回，你的股票在股票市场上垮下来，你一定很担忧吧，大班。”

“是啊，是很担忧。不过还谈不上垮下来，铁先生。只能说是一种调整。市场总是免不了有潮涨潮落的。”

“那么戈恩特先生呢？”

“奎伦·戈恩特还是奎伦·戈恩特，他老是盯着我们的脚跟，想咬一口。天下乌鸦一般黑嘛。”邓罗斯竭力保持一种实事求是的语气，同时在揣摩他的对手究竟了解多少内情。

“那么和宝风潮呢？那也是一种调整吗？”

“不，不，那是糟透了。恐怕和宝气数已尽罗。”

“不错，邓罗斯先生。不过这和气数没什么关系。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是这个原因再加上银行家的无能。”

邓罗斯默然无语。他飞快地瞟了梁先生一眼。梁先生正襟危坐，全神贯注地听着。他心耳并用，竭力想要听出谈话的弦外之音来。“我同邝先生没有生意来往，铁先生。不幸的是和宝的挤兑已经波及到其他银行了，而这对香港是非常不利的，依我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不利的。”

“不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利的。怎么会对我们不利呢？”

“中国仍然是中国，中央王国。我们这个家族一直是把中国当作我们的父母。现在我们在香港的基地陷入了围攻，其实这是一种毫无实际意义的围攻——不过是暂时的信誉危机和短缺了个把星期的头寸罢了。我们的银行具有足够的储备、资财和实力，对……我们的老朋友、老主顾，并对我们自己尽责。”

“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多印发纸币？既然货币还很坚挺。”

“这只是时间问题，铁先生。造币厂不可能赶印出足够的港币来。”邓罗斯回答得更耐心了，他明白这些话大部分是讲给梁先生听的。这就说明梁先生比铁泰斗的地位还高，是一个级别更高的党员，一个非银行家。“我们采取的应急措施是，火速派几架飞机运进英镑现钞以应付提款。”他发觉他俩的眼睛都微微眯缝了一下。

“这可救不了港币的急呀。”

“是的，是的，我们的银行家都明白这一点。可是伦华银行、维多利亚银行和英格兰银行一致决定这是最好的应急措施。我们无论如何拿不出足够的港币来满足每一个储户。”

冷场的气氛愈来愈沉重。邓罗斯在等待。强祥曾经告诉过他，他相信中国银行没有大量的英镑储备，因为对于英镑，出入境英国是有货币管制的。但是中国银行拥有大量的港币现钞，因为对于港币出境没有限制。

“港币疲软下去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铁泰斗说道，他很响地擤了一下鼻涕。“对香港不利。”

“是的。”

铁泰斗的目光变得坚定起来，上身向前倾来。“请问大班，奥尔林商业银行不打算继续为你们提供周转资金是真的吗？”

邓罗斯的心怦然一跳。“是真的。”

“你的开户银行不愿为你偿付贷款，或给你提供足够的预付款以抗衡罗思韦尔—戈恩特公司对你们股票的袭击，这也是真的吧？”

“是的。”邓罗斯很庆幸自己的声音还能保持镇静。

“很多老朋友也拒绝贷款给你，这也是真的吧？”

“是的。”

“……那个叫广忠的人今天下午赶到香港，要求你们按时向他的造船会社付出订购的船款，这也是真的吗？”

“是的。”

“马泰和邓氏在澳门的大好运公司已经把他们平时订购的数量增加了两倍，但并不愿意直接帮你一把，这也是真的吧？”

“是的。”邓罗斯本来就已经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又提高了几分。

“苏霸的走狗已经再次小心翼翼地非常非常小心地提出了在香港开设银行的申请，这也是真的？”

“我想是的。听强祥说，他们已经这么干了。我吃不准。不过我想他不会无中生有的。”

“他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邓罗斯逐字逐句地重复了一遍，最后补充道：“当然我是反对批准他们的申请的。所有的英资银行董事会，所有的大班，以及港督也不赞成。强祥还说那些霸权主义分子鲁莽地自告奋勇，说是可以迅即提供一笔数目可观的港币帮助我们度过目前的难关。”

铁秦斗喝干了杯中的咖啡。“再来点好吗？”

“多谢多谢。”邓罗斯注意到梁先生为他添斟了咖啡，这使他感到事情已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头天晚上，他曾经很婉转地同菲利普·陈提起过莫斯科银行的事，心里很清楚菲利普会懂得如何将这个信息传递过去。这无疑会让铁秦斗这样精明的人从中悟出这次紧急会晤的原因，并给他必要的时间去同有权决策的人联系，判定这一信息的重要程度，并决定对其听之任之还是做出某种的反应方式。邓罗斯感觉到自己的前额沁出了一层油汗。他暗自祈祷，可别让坐在他对面的两个人注意到他的焦虑，因为这将使对方抬高要价——要是能够达

成一笔交易的话。

“可怕呀，真可怕，”铁泰斗若有所思地自语道，“可怕的时代！老朋友抛弃老朋友，又引狼入室，多可怕。顺便问一下，大班，我们的一个老朋友想知道你们能不能替他搞一船货。确切地说，是氧化钍。”

邓罗斯尽最大努力使自己不致于满脸冒汗。氧化钍是一种稀土矿物，是老式气灯燃料中的重要成份，它使气灯喷出耀眼的白色火焰。去年他偶然听说，香港已经继美国之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地区。斯特鲁安家族竟然没有插手这宗显然有利可图的生意，这使他的好奇心变得强烈起来。他很快就发现，要搞到这种原料还是比较容易，但是交易做得很神秘，是通过许许多多的小进口商做的。这些人对于这宗生意又都讳莫如深。在自然界里，钍存在于多种放射性同位素中，其中有一些可以轻而易举地加工成能够裂变的铀 235，钍 232 本身就是一种极为珍贵的，可以用于原子反应堆的增殖材料。理所当然，这两种原料和其他种种钍的衍生物都被列为严格控制战略物资。但令他吃惊的是，他发现钍的氧化物和硝酸盐却并未列入控制范围，两者都能通过化学加工转换成原子能燃料。他一直未能发现这些氧化钍的确切去处。当然，是运进了中国境内。长期以来，他和其他一些人一直怀疑中国正在实施一项应急的核计划，不过大家一致认为，那是一项逐步渐进的计划，离开果实成熟至少还有十年之遥。他对中国实现核武装一事抱有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任何类型的核扩散都是危险的；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核大国，中国将立即成为一个令苏维埃俄国畏惧的对手，能同苏俄平起平坐，甚至对苏俄构成威胁，当然更不可征服了——如果它也拥有进行报复性打击的运载工具的话。

邓罗斯发现另外两人都在看着他。梁先生前额上的小静脉一跳一跳的，尽管他的面部还是毫无表情。“大概能行，铁先生。要多少？什么时候要？”

“我相信是马上就要，能搞到多少就要多少。你也知道，中国正在搞现代化，但我们有很多照明还要靠气灯。”

“确实如此。”

“你打算到哪儿去搞氧化钍或硝化钍？”

“大概澳大利亚是最快能搞到手的地方，不过眼下我对那边货物的品位还没有把握。除美国以外，”他小心地补充道，“这类矿物仅发现于塔斯马尼亚、巴西、印度、南非、罗得西亚和乌拉尔……那里的贮量极大。”那两人谁也没笑。“我想罗得西亚和塔斯马尼亚是最合适的地方。有什么人可以让菲利普或我同他联系的吗？”

“一位是维熙先生，住在王子大厦。”

邓罗斯不由要吹声口哨，可又咽了回去。一个又一个疑团接踵而来。吴维熙先生，摄影吴，不就是那个朱扬的密友吗？那个失踪的朱扬也是他本人的老朋友和老同事，最近神秘地从澳门越境逃往中国去了。朱扬也曾经做过钍的进口生意。到目前为止，这些相互关联的情节还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我认识吴先生。顺便问一下，我那老朋友朱扬，他好吗？”

梁先生顿时目瞪口呆。正中要害，邓罗斯阴险地暗自得意。但他自己也暗暗吃惊，因为他从未怀疑过朱扬是共产党或有共产党倾向。

“朱扬？”铁头皱着眉头问，“我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见着他了。怎么回事？”

“我听说他通过澳门去了北京。”

“奇怪！真是奇怪之极。我不懂他为什么要那样干——一个资本家为首分子？好吧，天下怪事总是无穷无尽的。如果你去找吴先生谈，我可以肯定他会同你详谈细节的。”

“今天上午我就去办，我一回办公室，即刻就办。”

邓罗斯在等待。在他们答应给予他所寻求的帮助之前，还会有别的条件开出来。他的脑子围绕着他们刚才提出的第一个要求转得飞快，如何搞到氧化钍，究竟要不要去搞，他心里很想知道中国的核计划已经走了多远，却又深知他们绝不会向他透露一点风声。梁先生摸出一包香烟，递过一支。

“不抽，多谢多谢。”

那两位点着了烟。铁泰斗一面咳嗽一面擤鼻涕。“真是怪事，大班，”他说，“奇怪的是，你倒乐意伸出手来拉一把维多利亚银行、伦华

银行和所有你们那些资本家开的银行，而与此同时，谣言传得很凶，说他们对你的一时之难，将袖手旁观。”

“或许他们会看到自己处世之道的缺点，”邓罗斯说道，“有些时候你必须忘掉眼前的好处以顾全共同利益。要是香港跌了跟头，对中国也没有好处。”他注意到梁先生脸上不屑的神情，但他并不在意。“中国古训教人勿忘旧友，待人以信。只要我还是斯特鲁安的大班，只要我还大权在握，铁先生，我和那些观点与我一致的人——强祥算一个，我们的港督也算一个——将同中国永远友好下去，并且我们永远不会准许霸权主义分子到我们这块瘠壤上滋生蔓延。”

铁头毫不含糊地纠正道：“是我们的瘠壤，邓罗斯先生，它只是暂时由英国管辖罢了，不是吗？”

“香港现在是，并且过去从来都是中国的土地。”

“我可以暂时让你的说法过关，但是，过了三十五年之后，界限街以北九龙和新界境内的一切都将回归我国，不是吗？即使按照强加给我们祖先的不平等条约来说也是如此，何况我们并不承认那个条约。”

“我们的祖先一向认为他们的老朋友是明智的，非常的明智，没有人会糟踏自己的生财之道。”

铁头笑了。梁先生仍然板着脸，充满敌意。

“依你所见，1997年会怎么样，邓罗斯先生？”

“我可不是老瞎邓，也不是什么占卜家，铁先生。”邓罗斯耸了耸肩。“船到桥头自然直。老朋友仍旧需要老朋友，嗨呀？”

沉默了片刻，铁头又说：“要是你的开户银行不打算帮助你的商行，你的老朋友，还有奥尔林银行也采取这样态度，那么你又如何维持斯特鲁安商行呢？”

“我的先人，绿眼鬼，曾被伟大而尊贵的金贵问及同样的问题。那时他正受到他们的对头泰勒·布罗克和他那帮喽罗的围困。当时他莞尔一笑，从容答道，‘能者多劳嘛。’只因我比大多数人都能干，所以我必须比大多数人多流点汗。”

铁泰斗同他一起笑了。“所以你现在正在流汗，是吗？邓罗斯先生。”

“是的，我想可以这样来看，”邓罗斯兴冲冲地对他说，“我正在竭力避免第八十四难。你知道照菩萨的说法，每个人都有八十三难。要是我们除掉一难，马上就会自动生出新的一难。人生的秘诀就在于遵循这八十三难的戒律，并且不惜一切代价躲避那第八十四难。”

那个年长者露出了微笑。“你有没有考虑过卖掉你公司的部分股票，也许，卖出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

“不，铁先生，老绿眼鬼禁止那么干。”邓罗斯眼角的纹路拧到了一起，“他要求我们流大汗。”

“但愿你不必流汗过多，真的。”铁头捻熄了烟头。“在这困难时刻，要是中国银行同你们的银行系统建立一种更为密切的联络关系将是有益的。那样的话，这些危机就不会这样持续不断了。”

顿时，邓罗斯的心狂跳起来。“不知道中国银行是否可以考虑向维多利亚银行派一个常驻联络员，在你们银行内也设一个同样的联络员？”他看到对方脸上露出一丝稍纵即逝的笑容，便知道自己是猜对了。“那样的话就可以保证所有危机都会受到监视，并且你们在国际业务方面也需要得到协助，对你们也会有帮助。”

“毛主席教导我们自力更生，我们也正是那么做的。不过你的建议很有价值，我很乐意传达上去。”

“如果你能推荐一个人担当同伟大的中国银行联系的重任，我敢肯定我们银行将会感激不尽。”

“我很乐意把这一点也传达上去。你看伦华银行和维多利亚银行愿不愿意为吴先生的进口生意垫支外汇？”

“我肯定他们将乐于效劳，维多利亚银行更是理所当然。不管怎么说，维多利亚银行同中国的渊源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了。它对你们筹借外资，筹借铁路贷款和飞机贷款不都起了重要作用吗？”

“为的是赚一笔大钱。”铁头干巴巴地说。他的目光扫了梁先生一眼，后者正专注地观察着邓罗斯。“资本主义利润。”他又淡淡地补了一句。

“完全正确。”邓罗斯承认。“你们必须谅解我们这些资本家，铁先生。也许我们惟一可以为自己辩护的是，我们中很多人都是中国的老

朋友了。”

梁先生用一种邓罗斯听不懂的方言对铁头说了一句。铁头以肯定的口吻回答了他。两人的目光又一齐回到他身上。“对不起，邓罗斯先生，我不能久陪了，我得去看病。也许午饭之后你可以打电话到这儿来找我，两点半左右吧。”

邓罗斯起身伸出手来，心里还吃不准他是否已获成功。但有一点是非常肯定的：他最好能尽快在钚的买卖上千点名堂出来，当然要在两点半之前。“谢谢你的接待。”

“第五轮赛马怎么样？”那个年长者一面抬头看着他，一面送他到门口。

“‘望星’值得一赌。双重下注。”

“哦！那么‘硬糖少女’呢？”

“也可以。”

“‘先锋鱼’如何？”

邓罗斯笑了。“那匹小公马是不错，但和它们不属一个级别，除非上帝插上一手。”

此刻，他们已走到前门口，佣人打开大门。梁先生再次用邓罗斯听不懂的方言说了几句。铁头也再次用肯定的语气回答了他，并率先走了出去。梁先生立刻离开他们向网球场走去。

“我想介绍你见一位朋友，一位新朋友，邓罗斯先生，”铁头说，“他会，很有可能，会同你有很多生意可做，要是你愿意。”

邓罗斯见到一双极其严峻的眼睛，他的幽默感顿时全消。

同梁先生一起回来的那个中国人体型匀称健康，看上去有四十多岁，深黑色的头发因为运动而略显凌乱，一身网球服摩登，漂亮，美国派头。在他身后的网球场上，另外三人一面等待，一面朝这边张望，看上去全都体格健美，衣着不凡。

“请允许我介绍加利福尼亚来的俞约瑟博士。这位是伊恩·邓罗斯先生。”

“哈罗，邓罗斯先生，”俞约瑟以美国人自来熟的派头向他打招呼。“铁先生成天和我谈起你和斯特鲁安家族——见到你很高兴。铁

先生建议在我走之前和你见见面——我们明天到中国内地去，贝蒂——我夫人和我。”他用含混的手势指了指网球场上的一位妇女。“看来我们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所以我想同你约好大概一个月以后在广州碰头。”他把目光转回到铁头身上。“邓罗斯先生的签证不会有问题吧？”

“不，不，俞博士，绝对不会。”

“太好了。要是我打电话给你，邓罗斯先生，或者由铁先生打给你，我们是否能够在 你接到通知后的数日内做出某种安排？”

“当然可以，只要所有的书面手续都能完成就行。”邓罗斯仍然面带微笑，他已经注意到俞身上带有一种自信的强硬味道。“你有些什么打算？”

“请原谅，”铁头插进来说，“你们二位自己谈吧。”说着他礼貌地朝他们点了点头，同梁先生一起进屋去了。

“我是美国来的，”俞继续兴致勃勃地讲着，“美国出生，在萨克拉门托。我已经是第三代加利福尼亚人了，尽管我是在广州受的教育，我是说部分教育。我的博士学位是在斯坦福得的，学的是航空工程。我的专业是火箭和火箭燃料。美国国家宇航局是我一生中度过最得意岁月的地方，从大学毕业以后算起。”俞收起了笑容。“我将要订购的设备包括各种各样高级冶炼装置和航天器材。铁先生说由你来做我们的进口商最好。可以向英国，然后是法国或德国，也可能是日本的制造商订货。你感兴趣吗？”

邓罗斯越来越纳闷，他为什么一点儿也不在乎泄露天机。

“如果它们属于非战略物资和非管制物资的话。”他答道。

“它们是战略性最强、管制最严的物资。你感不感兴趣？”

“为什么你要对我和盘托出，俞博士？”

俞咧嘴笑了。“我将受命重组中国的航天计划。”在他仔细打量邓罗斯的时候，他的眼睛眯缝得更厉害了。“你觉吃惊吗？”

“是的。”

“我也是。”俞的目光扫向他的妻子，随后又回到邓罗斯身上。“铁先生说过，你是可以信任的，他认为你很公道，并且由于你欠他一些

人情，你会愿意替我传递一个信息。”俞的声音强硬起来。“我告诉你这些是为了让你了解内情，要是有一天你从报上读到我已猝死，或遭绑架，或者诸如‘他的神智有些紊乱’之类的报道时，你就会清楚所有这些都是谎言。作为朋友帮忙，请你到时候向中央情报局并通过它一路向上传递一个信息。要让真相大白！”他深深吸了口气。“我是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出走的，我俩都是。整整三代人了，我们的同胞和我的家人在美国一直被美国人踢来踢去，而我们恰恰是美国移民中最优秀的一群！我家老人参加过第一次大战，而我曾经为制造第一颗原子弹出过力。可是两个月以前，六月十六日发生的那件事却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贝蒂和我想要在贝弗利山上找一幢房子。你熟悉洛杉矶的贝弗利山吗？”

“熟悉。”

“我们被顶了回来，就因为我们是中国人。那个王八蛋走出来说，‘我可不想卖给该死的中国人。’这已经不是头一回了，妈的，可这王八蛋是当着贝蒂的面讲的，这就够了！”俞的嘴唇因为愤怒而扭曲了。“你能想象得出那个兔崽子有多蠢吗？我在那边是我那个领域里的头号尖子，而那个红脖子的马屁股却说什么‘我不卖给中国人’。”他把网球拍捏在手里转个不停。“你会告诉他们吗？”

“你想要我私下转达这些信息还是公开发布？要是你愿意，我将逐字逐句引用你的原话。”

“私下传给中央情报局，不过不得早于下星期一下午六点，行吗？然后下个月，在我们广州会面之后，那就可以公开了。你看行吗？邓罗斯先生。”

“很好。你能不能把那个房主的姓名给我，还有日期，还有什么细节吗？”

俞取出一张打了字的纸条来。

邓罗斯扫了它一眼。“谢谢你。”那上面有贝弗利山上的两个地址、两个姓名和电话号码。“两家都同样拒绝吗？”

“是的。”

“我会替你去办的，俞博士。”

“你认为这只是小事一桩，呃？”

“不，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遗憾，这种事过去发生过，现在也还是到处可见。对所有的民族都一样，这太可悲了。”邓罗斯犹豫了一下。“这种事在中国、日本、本地以至全世界都有发生。无论中国人、日本人还是越南人，形形色色的民族，俞博士，同样充满偏见，不能宽容。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愈演愈烈。我们不是全被称为‘鬼佬’吗？”

“可是不该发生在美国——美国人对美国人。这才是我难以忍受的。”

“你有没有想过一旦你进了中国，你还会被允许自由进出吗？”

“不会。但我根本不在乎。我确实是自愿去的。我并非受金钱的诱惑，或是受了讹诈才去的。我就是要去。”

“那宇航局干了些什么？我真奇怪，他们怎么会允许有这种荒唐事发生。”

“哦，我们局里是有房子可供选择的。但那不是我们想要住的地方。贝蒂就是想要他妈的那幢房子，而我们的钱和地位都足以买下它来，但我们却住不进去。这还不光是那个王八蛋的事，左邻右舍也都有份。”俞拭去落入眼角的一根头发。“他们不要我们，所以我就到需要我的地方来了。中国要是有了自己的核报复打击力量，将会怎样？像法国一样，呃？你以为如何？”

“一想到不管是谁拥有核弹头或氢弹弹头的火箭，我就满怀恐惧。”

“可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武器，邓罗斯先生，时代的武器。”

“基督耶稣！”强祥惊呆了。

哈弗吉尔也感到震惊。“俞约瑟博士果真是第一流人才？伊恩。”

“绝对可靠。我打了个电话给华盛顿一位朋友。俞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人物——在火箭和火箭燃料方面。”午饭过后，邓罗斯把上午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同样真实的是，没人知道他即将跨越边界，尽管他已离开他理应在那里度假的夏威夷——他告诉我，他来这儿的旅行是相当公开的。”

“老天，”强祥重复了一句，“要是中国有了像他那样的专家……”

他用力扭着哈弗吉尔桌上的那把裁纸刀。“伊恩，你有没有考虑过把这事告诉罗杰·罗斯，或者告诉罗斯蒙特，让他们设法加以阻止？”

“当然想过。但我不能那么干，绝对不能。”

“伊恩当然不能那么干！你有没有想过这风险有多大？”哈弗吉尔怒气冲冲地猛力用拇指戳在玻璃窗上。在十四层楼以下的街上，他能看见一群愤怒焦躁的顾客正拼命往银行里挤，警察的警戒线已被拉得很长很稀了。“我们别再自欺欺人了，现在眼看着就要完蛋，我们已经无路可退了。我们的现钞仅够维持一天，仅够支付政府雇员的工薪。感谢上帝，明天是星期六！要是伊恩觉得我们能有机会从中国得到现钞，他当然不能冒风险失掉信任！伊恩，你有没有听说和宝已经关门了？”

“没有。我和铁头分手后一直在东奔西忙，活像掐掉头的苍蝇。”

“秦发银行也关闭了。远东和印度银行也是摇摇欲坠，伦华正在拼命设法，并且像我们一样在祈求上帝，希望能挺过最后半小时，能维持到关门。”他把电话推过桌子。“伊恩，请你马上打电话给铁头，现在正好两点半。”

邓罗斯不动声色，“还有几件事情要先落实一下，保罗。进口钍的问题怎么办？”他刚才告知他们，他已经和摄影吴联系过了。吴一听十分高兴，马上拍板订货，只要是这种稀土矿物，能搞到多少就要多少，全数收进。“你来提供外汇行不行？”

“可以，只要交易不受管制。”

“我要一份书面保证。”

“今晚关门前给你。赶快给他打电话吧。”

“过十分钟再打。这是面子问题。你同意中国银行在这幢大楼里设立常驻联络点吗？”

“同意。我知道他们决不会让我们派人到他们那里去，不过这没关系。”哈弗吉尔扫了一眼手表，继而又看看强祥。“那家伙得有人监视，并且有些安全措施也可能需要修改一下，呃？”

强祥点点头，“对，不过不能因此惹出麻烦来，保罗。假如是铁头本人来，那就太好了。伊恩，你认为有可能吗？”

“我不知道。现在还是谈谈俞博士的生意怎么做吧。”

哈弗吉尔说：“我们可不能为走私提供资金，你必须自己去干。”

“谁说过什么走私来着？”

“说过的不算少了。好吧，要叫我说，我们必须仔细留心俞在搞些什么名堂。”

“算啦，保罗，你他妈的知道得很清楚，这是交易的一部分——如果交易能成的话，不然的话。他们何必让我见他呢？”

强祥插进来说：“为什么不把它搁一搁，伊恩？等时机一到，我们会尽一切力量助你一臂之力。你就这么对俞讲，就说你还要等着瞧，但不要承担实际义务，呃？”

“但是，你答应尽一切力量帮助我了？”

“是的，在这笔钜的生意上。”

“那么贷款怎么办？”

保罗·哈弗吉尔说：“我无权给予贷款，伊恩。这件事我们已经讨论完了。”

“那么马上召集一次董事会。”

“让我考虑一下。让我们看看情形究竟怎样了，好吗？”保罗·哈弗吉尔按了一个电钮，对着一个小型话筒喊话，“请接股票交易所。”

不一会，对讲机里传出一个声音。话音之外还能听到骚乱的喧哗声。“是哈弗吉尔先生吗？”

“查尔斯，最新行情如何？”

“整个股市跌了二十八个点……”两位银行家顿时脸色惨白。邓罗斯额上的静脉“怦怦”直跳。“……看上去这只是大恐慌的开头。银行跌了七个点，斯特鲁安跌到了十一元五角一股……”

“基督！”强祥喃喃道。

“……罗斯韦尔一戈恩特下跌七个点，香港电力公司下跌五个点，亚洲置业十一个点……一切都在滑坡。所有的银行股票都在跌跟头。和宝现在冻结在十二元，一旦解冻恐怕只值一元钱了。远东和印度银行已经把每户储户所能提取的最高限额定为一千港币了。”

哈弗吉尔的紧张程度升高了。远东可是殖民地最大的银行之一